

河南邵氏闻见录

第二函
函十九册

河南邵氏聞見錄

據

陳仲連校鈔
石何小山校本
周暹詒校本

校

涵芬樓藏版

邵氏聞見錄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則聞而知之則見而知之伯溫蚤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黨遊宦學得前言往行爲多以畜其德則不敢當而老景侵尋偶負後死者之責類之爲書曰聞見錄尙庶幾焉紹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甲子

明鈔本
作壬申

河南邵伯溫書

元鈔
作序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一

太祖微時遊渭州

葉作川

潘原縣過涇州長武鎮寺僧守嚴者異其骨

相陰使畫工圖

明鈔本作繪

於寺壁青巾褐裘天人之相也今易以冠服

矣自長武至鳳翔節度使王彥超不留復入洛枕長壽寺大佛殿

西南角柱礎晝寢有藏經院主僧見赤蛇出入帝鼻中異之帝寤

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柴太尉於澶州無以爲資僧曰某有一驢子

明鈔本無子字

可乘又以錢幣爲獻帝遂行柴太尉一見奇之留幕府未幾

太尉爲天子是謂周世宗帝與宣祖俱事之南征北伐屢建大功

以至受禪萬世之基實肇於

元鈔本於皆作于

澶州之行帝卽位盡召諸節

度

萬曆本有使字

入觀宴苑中諸帥爭起論功惟彥超獨曰臣守藩無效

明鈔本作

狀

願納

明鈔本下有符字

節備宿衛帝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

是也從容問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彥超曰涔蹄之水不足

明鈔本
足作可

以澤神龍帝若為臣留則安有今日帝益明鈔本
益作亦喜曰獨令汝

更作永興節度一任長壽寺僧亦召見帝欲官之僧辭乃以為天

下都僧錄歸洛今永興有彥超畫像長壽寺萬曆本
有僧字殿中亦有僧畫

像皆偉人也嗚呼聖人居草昧之際獨一僧識之彥超雖不識及

對帝之言自有理異哉

周世宗死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太祖與通四字據吳本補明鈔本
作太祖與韓通諸本無

並掌軍政通愚悞將士皆怨之元明鈔本
作不附太祖英武有度量智略多

立戰功故皆愛服歸心焉將北征京師之人喧言出軍之日當立

點檢為天子富室或嘉靖本
作咸挈家逃匿他州太祖聞之懼密以告家

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奈何太祖姊即魏國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

廚引麵杖逐太祖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乃於家間恐怖

婦女何為耶太祖默然萬曆本
作嘿嘿而出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為書記

嘗勞撫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待趙韓王如

左右手御史中丞馬作明鈔本德驤劾奏普強占市人第宅聚斂財賄

上怒叱作元鈔本之曰鼎鑑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

右曳於庭數匝徐作明鈔本復冠召升殿曰後當改姑赦汝勿令外人

聞也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進曰

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爲人穀墓在京師東門外覺昭寺已洞開

空無一物寺僧云屢掩屢壞不曉其故張舜民曰陶爲人輕險嘗

自指其頭謂必戴貂蟬今鬻體亦無矣

太祖初受天命誅李筠李重進威德日盛因問趙普自唐季以來

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靈塗地其故何哉吾欲明鈔本有

息兵二字吳本同定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四字據吳本人元本

之福也唐季以來戰爭不息家散人亡者吳本明鈔本作無他節鎮

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

則天下安矣語未卒帝曰卿勿復言吾已悉矣頃之上因晚朝與

故人石守信王審琦明鈔本有等字飲酒帝屏左右謂曰吾資爾曹之力多

矣念爾之功不忘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

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問其故帝曰此豈難知所謂

天位者眾欲居之爾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也今天命

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此心其如明鈔本有汝字麾下之

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

信等涕泣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示以可生之塗明鈔本作途上曰

人生如白駒過隙耳所謂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

子孫顯榮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

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食明鈔本作酒相歡以終天命明鈔本命作年君臣之

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謝曰陛下念臣及

此幸甚

三字據吳本
明鈔本補

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政上許之盡以散官就第

第五字據吳

本明鈔
本補

所以慰撫賜賚甚厚或與之結婚於是更

四字據吳本
明鈔本補

置易制

者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向非韓王謀

慮深長太祖深明

萬曆本無明深

果斷天下無復太平之日矣聖賢之

見何其遠哉世謂韓王為人陰刻當其

明鈔本無
當其二字

用事時以睚眦中

傷人甚多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

萬曆本
有此字

者得非安

天下功大乎

明鈔本
有之字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諭曰功成以使相為賞彬平江南歸帝

曰今方隅未服者尚多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戰耶姑徐之

更為吾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錢布

明鈔本
作布錢

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嗚呼太祖重惜

爵位如此孔子稱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太祖得之矣

爵位如此孔子稱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太祖得之矣

祖宗開國所用將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後世子孫無用南
士作相內臣主兵至眞宗朝始用閩人其刻明鈔本刻作制不存矣嗚呼以

藝祖之明其前知也漢高祖謂吳王濞曰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
非汝耶然天下一家慎無反已而果然藝祖亦云

太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

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

叩門聲普明鈔本有急字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

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

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

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

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嘿然久之曰非臣所知

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

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誌明鈔本誌作子之地將無所

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

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爲將以

潘美副之明日命帥

明鈔本作師

彬與美陞對彬辭才力

萬歷本無力字

不迨乞別

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

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

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

萬歷本無以遣字

曰會

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

明鈔本無

字是

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

而江南平皆帝仁聖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

太祖初卽位朝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則曰此何等物也侍臣

以禮器爲對帝曰我之祖宗寧曾識此命徹去亟令進常膳親享

畢顧近臣曰却令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輩行事至今太廟先進牙

盤後行禮康節先生常

明鈔本生作公無常字

曰太祖皇帝其於禮也可謂達古

今之宜矣

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置建昌宮晉改曰大寧宮周世宗

雖加營繕

萬歷本
作繕營

猶未如王者之制太祖皇帝受天命之初卽遣使

圖西京大內按以改作既成帝坐萬歲殿洞開諸門端直

明鈔本
直作正

如

引繩則歎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

萬歷本
作曲邪

人皆見矣帝一日登明德

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

也助得甚事普無言

太祖登極未久杜太后上僊初從宣祖葬國門之南奉先寺後命

宰相范質爲使改卜未得地質罷更命太宗爲使遷奉於永安陵

又欲遷遠祖於西京之穀水蓋宣祖微時葬也相並兩冢開壙皆

白骨不知辨遂卽墳爲園歲遣官並祭洛人謂之一寢二位云伊

川先生程頤曰爲並葬擇地者可以謂之智矣

太祖獵近郊所御馬失帝躍以下且曰吾能服天下矣一馬獨不

馴耶卽以佩刀刺之既而悔曰吾爲天子數出遊獵馬失又殺之其過矣自此終身不復獵

太祖朝晉邸內臣奏請木場大木一章造器用帝怒批其奏曰破大爲小何若斬汝之頭也其木至今在半明鈔本無半字枯朽不明鈔本有敢字動鳴

呼太祖於一木不忍暴用以違其材况大者乎

忠正軍節度使王審琦與太祖皇帝萬歷本無有舊爲殿前都指揮使禁

中火審琦不待召領兵入救臺諫官有元鈔本無有字言罷歸壽州本鎮朝

辭太祖諭之曰汝不待召以兵入衛忠也臺臣有言不可不行第

歸鎮吾當以女嫁汝子承衍者召承衍至則已有婦樂氏辭帝曰

汝爲吾壻吾將更嫁樂氏以御龍直四人控御馬載承衍歸遂尙

秦國大長公主樂氏厚資嫁之帝謂承衍曰汝父可以安矣審琦

歸鎮七年率先諸鎮納節以使相薨追封秦王諡正懿明鈔本懿作顯承衍

官至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河中尹薨贈尙書令追封鄭王鳴

呼太祖駕馭英雄聽納言諫聖矣哉

太祖卽位諸藩鎮皆罷歸多居京師待遇甚厚一日從幸金明池置酒舟中道舊甚歡帝指其坐曰此位有天命者得之朕偶爲人推戴至此汝輩欲爲者朕當避席諸節度皆伏地汗下不敢起帝命近臣掖之歡飲如初嗚呼自非聖度宏遠安能服天下英雄如此

僞蜀孟昶元鈔本皆作昶以降王入朝舟過眉州湖濱渡一宮嬪有孕昶出

之祝曰若生子孟氏尙存也後生子今爲孟氏不絕昶治蜀有恩

國人哭送之至犍爲縣別去其地因號曰哭王灘明鈔本有云字蜀初平呂

餘慶出守太祖諭曰蜀人思孟昶不忘卿官成都凡昶所推稅食

飲之物皆宜罷餘慶奉詔除之蜀人始欣然不復思故主矣

眞宗皇帝景德元年契丹入寇犯澶淵京師震明鈔本作振動當時大臣

有請幸金陵幸西蜀者左相畢文簡公病不出右相寇萊公獨勸

帝親征帝意乃決遂幸澶淵帝意不欲過河寇公力請高瓊控帝

馬渡過浮梁帝登城六軍望黃屋呼萬歲聲動原野士氣大振帝

每使人覘萊公動息或曰寇準晝寢鼻息明鈔本作鼾鼻無息字如雷或曰寇準

方命庖人斫鱸帝乃安既射殺死虜驍將順國王撻明鈔本作達覽虜懼

請和帝令擇重萬歷本作從臣報聘萊公遣侍禁曹利用以往帝明鈔本有諭利用三字

曰凡虜所須卽許之萊公戒之曰若許過二十萬金幣吾斬若矣

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萊公勸帝勿從縱契

丹歸國以保盟好帝回鑾每歎萊公之功小人或譖之曰陛下聞

博乎錢輸將盡取其餘盡周校無盡字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

也尙何念之帝聞之驚甚萊公眷禮遂衰

眞宗皇帝東封西祀禮成海內晏然一日開太清樓宴親王宰執

用仙韶女樂數百人有司以宮嬪不可視外於樓前起彩山幃之

樂聲若出於雲霄間者李文定公丁晉公坐席相對文定公令行

酒黃門密語晉公曰如何得倒了假山晉公微笑上見之問其故
晉公以實對上亦笑卽令女樂列樓下臨軒觀之宣勸明鈔本
勤作諭益頻

文定至霑醉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萬歷本
作岐至玉泉寺有長老

者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

也又曰遠方不足留盍遊京師乎父以貧爲辭長老贈以中金

百兩后之家至京師真宗判南衙因張耆納后宮中帝卽位爲才

人進宸妃至正位宮闈聲勢明鈔本
無勢字動天下仁宗卽位以太皇太后

垂簾聽政玉泉長老已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就問所須

則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寺無三門后其念之后

以本閣服用物下兩寺爲錢明鈔本
有以字建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旣成

輒爲蛟所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斤疊其下門乃成蓋蛟畏

鐵也今玉泉寺僧堂梁記曰后所建云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二

仁宗好用導引術理髮有宮人能之號曰梳頭夫人一日帝退朝命夫人理髮嬪御列侍帝袖中有章疏左右爭取之帝不能止有從旁讀者蓋臺臣周校作官乞放宮女章也衆聞之嘿然獨梳頭夫人歎息曰今京師富人尙求妾媵豈有天子嬪御外臣敢以爲言官家亟逐言者則清淨明鈔本作靜矣帝不語既御膳幸後苑命內侍按宮人籍上自出若干人行臺臣之言也梳頭夫人以入宮久首出之帝亦不問或謂參知政事吳奎曰上比漢文帝何如奎對以此則曰

元鈔本曰字在對字下過文帝遠矣

仁宗朝程文簡公判大名府時府兵有肉生於背蜿蜒若龍伏明鈔本周

校作者文簡收禁之以其事聞仁宗語宰輔曰此何罪也令釋之後府兵以病死嗚呼肉龍生於兵之背妖也帝釋之德足以勝妖矣

兵輒死宜哉

孫文懿公爲翰林學士撰進

明鈔本
作升

耐李太后赦文曰章懿太后不

擁慶羨實生眇冲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
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
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仁宗皇帝覽之感泣彌月公自此遂
參大政帝問文懿曰卿何故能道朕心中事公曰臣少以庶子不
齒於兄弟不及養母以此知陛下聖心中事上爲之流涕先是晏
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曰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
水生金蓋以明肅太后爲尊也學士大夫嘉其善比獨仁宗不悅
伯溫嘗得老僧海妙者言仁宗朝因赴內道場夜周校有
久字聞樂聲久
出雲霄間帝忽來臨觀久之顧左右曰衆僧各賜紫羅一疋僧致
謝帝曰來日出東華門以羅置懷中勿令人見恐臺諫有文字論
列嗚呼仁宗以微物賜僧尙畏言者此所以致太平也海妙又言